

边缘不是世界结束的地方，恰恰是世界阐明自身的地方。

阿勒泰小住

阿勒泰之夜，我们枕着哗哗克兰河的水流声入眠。夜色迷蒙，在桥上看水看山，在窗前看小桥流水，绵绵涛声再次引领我们走向神秘的天外。

清晨，一声单调、清脆的鸟鸣，不紧不慢飘进窗口，和我们甜甜、潮湿的梦相依、相碰。

鸟一直不间断啼叫，对我是一种极大的诱惑，我起身悄悄推开窗子，清新的空气、青草的芬芳，一股脑儿拥挤进来。这时鸟鸣由一只独唱，一下变成二重唱，飞到窗口，飞到树下，你一句我一句的对唱，不时在斜出的树枝上下交换位置，弄得树梢轻轻地颤动，像是为鸟鸣击乐伴奏。这时，树下的草坪飞来两只小鸟，你追我赶，在草棵旁一道窄窄的白亮溪水旁抖翅嬉戏。天边的小鸟和人共同栖息，让我想起几十年前的乡下，南飞的紫燕在老宅的屋里垒窝筑巢，与人同欢共乐；院里的杏树上，一对喜鹊与我们一家人悲喜共鸣；草原上的云雀在你脑皮上飞来鸣去，那时人与自然是一体的，如今很多地方人与自然却断了层、隔了心、分了家、裂了痕。

北疆，阿勒泰晨曦，到处弥漫着天边的纯净、原始和自然。

我无言，只有大口呼吸。

草原神石城

吉木乃的神石城，天边一道绝美的风景。

走进这里，仿佛走进了一座富有神秘色彩的古城。一块块奇形怪状的石头，组成了石头山；一座座石山，或孤立、或挨肩、或群居……有的如海龟戏浪；有的如苍鹰傲天；有的如情侣依偎；有的如渔夫望海；有的如横刀立马；有的如佛塔耸立……

石其型大都圆润、光亮，立草地花海，石是活的，它的呼吸与人类的命运息息相通。

这就是天边，天边的石人。太敬畏、太深沉、太博大、太悠远，渺小的我不敢与你直接对话。

想拥抱你，你太高大，我只能轻轻抚摸你；想和你对话，你太深厚，我只好攀上你的肩，借和白云嘘寒问暖，探寻你的前世；我只有跪在你的脚下，借和野花谈情说爱，揭秘你举世无双的情怀；我只有靠近你的胸膛，借和山鸟讲古论今，述说你亘古的传奇。

走天边古道漫漫，遇神石浮想联翩。

此生有幸，我来过。

邂逅五彩滩

在额尔齐斯河东岸，与五彩滩碰个满怀。

小时候，风雨过后，神往挂在天边的彩虹。在村庄、在草原，小伙伴们好奇地追赶，跑出几十里，还是失望归来。眼前的五彩滩，莫不是落在天边的彩虹？

沿河行走，五彩滩光彰卓错，色彩柔和。火红色、橘黄色、海蓝色、墨紫色……嫦娥当空泼墨，河岸熠熠生辉。漫步五彩城池，我们看到了大雾笼罩的群峰相拥、烟火消失后的沟壑暗接、暮鼓晨钟下的城堡佛寺、炊烟袅袅的房舍院落……眼前一片魔幻，天地之灵气，令人心神肃静。

顺五彩滩行走，就是顺天边行走。风诉说历史的沧桑，水透析北疆的变幻，石解密五彩的奥妙。

她是少女的罗裙，花花绿绿；她是多民族的旗帜，风风火火；她是不同肤色的脸庞，融融和和；她是大千世界的浓缩，影影绰绰……

额尔齐斯河，浩浩荡荡穿疆越界，流入北冰洋，世界是一体的，五彩滩作证！

敬畏大峡谷

和额尔齐斯河一起出发，人背着行囊，河背着奇石，我们手拉手兴冲冲走过可可托海小镇。

可可托海，哈萨克人心中憧憬的“绿色丛林”，蒙古人引以为豪的“蓝色海湾”，这是一个美丽的世外桃园，

这是一个浪漫的梦幻仙境。

沿河行走，走进额尔齐斯河大峡谷，低头看河缓缓流淌，抬头看山巍峨险峻。

晶莹碧绿的河水，奇形怪状的巨石，生长在石壁上千姿百态的树木，构成了一幅幅绝妙的巨作，世间哪一位雕刻大师，能与之媲美？

额尔齐斯河时而湍急，如千军万马踏浪前行；时而舒缓，如一群婀娜少女在河滩轻歌曼舞。两岸一座座突兀绝妙的石峰夹峙，造型之奇特。有“骆驼峰”绵长悠久的历史；有“富龟”挺胸伸颈生命的祈盼；有“泰坦尼克号”惊涛骇浪里的忠贞爱情……飞来峰、石门、人头马面、神象峰、天狗、雪狼、神鹰峰、瀑布化石……与壁立千仞的神钟山、与五彩斑斓的白桦林、与叠石湍流的额尔齐斯河朝夕相伴，交相辉映，如诗、如画、如梦、如幻。

我知道，额尔齐斯河浩浩荡荡流入了北冰洋，北冰洋是额河的归宿，宛如人生的母亲河。阿尔泰山脉的雄奇，令人敬畏。想起央视著名主持人白岩松所言：河的一边是敬，另一边是畏，由于有了“敬畏”，才不至于河水的泛滥，乃至成灾。可可托海大峡谷，两边崇山峻岭，山顶的积雪，冰河沿陡峭的岩壁滑下，形成经年的印痕。因敬畏之两岸，不但让河流顺畅，直达北冰洋，更让游客对冰河之源泉浮想联翩，高山之仰止，信仰之力量，在这里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。千万年，阿尔泰山塑造了唯我独尊的大境界。

没有山的敬畏，怎么会有花岗岩裂隙中自然流出的清澈温泉；没有山的信仰，怎么会有在可可托海随处可见的海蓝、碧玺、石榴石、芙蓉石、玉石、水

当你进入暮年时，昏花的老眼，还能扫描岁月多少痕迹，能捕捉到的实在有限，就如我们的新疆之行，大段时光都是空落的、寂寞的，乃至苍白的。

“峡里谁知有人事，世中遥望空云山”，“人闲桂花落，夜静春山空”。“空”是佛教的基本教义，唐代诗人王维通过接触禅宗，对佛教有了深刻的理解。“空”是世界的真实本相，诗人渗透了佛理。佛理的浸润，使诗人在表达凡情中，有了深邃的意趣，其诗中的“空”境，以丰富的声响色相、物态人迹，展示心意的空灵，将虚实相生的意境艺术推向美妙的境界。

在乌鲁木齐飞往阿勒泰的飞机上，俯瞰苍茫天山，我们在浩瀚的高空，渺小得如一粒尘埃，心里的空荡无以言表；在广袤的阿勒泰大地行走，大段大段时光丢在漫漫路途上，人挤在车里，心总是空落的；在一望无际的沙漠边缘行走，没有一点雨的滋润，几百里不见车辆和行人；放眼茫茫戈壁，不见村庄和庄稼，有一只鹰，孤独飞向高原，它和人一样空落；在九曲八弯的盘山路上，眺望远处的河流如一条细线，毡房如一朵小蘑菇，人也一样，小的如蚂蚁在蠕动。我在想，这也如人生的大块空点，没有记录，只有苍白的行程。

来新疆，我是带着王洛宾《在那遥远的地方》梦幻来的，我是带着审美《大阪城的姑娘》野心来的，我是带着《冰山上的来客》动人歌声来的。然而，现实并不如愿。就如人生的理想和现实总是有差距的，在神往的地方，真正留给记忆的并不多。

喀纳斯实在是太美了，甚至没有给我们视野散落的空间，让我们不敢想入非非；夏牧场太辽阔了，绿草、毡房、骆驼、牛羊和牧人，让我们目不暇接，因美得太匀称，甚至目光都无法停留在一个固定的地方；额尔齐斯河哗哗流淌，她从不站下来和我们静静地聊天，傲慢得让我们无法理喻；可可托海大峡谷，总给人排山倒海的气势，压得我们透不过气来，我们只有仰视它，累得脖筋生疼；中哈边界山连山、水连水，我们只有远远地看烟雾缭绕，没制造一点儿声响，“千山鸟飞绝，万径人踪灭”，我们的眼前宛如一座空的世界。

太大又太空了，我们什么也留不下。小的、近的，我们反倒留下一些记忆。吉林援疆总指挥冯先生，给我们送行的当晚，满含真情和我们握手的瞬间，彼此心一下贴紧了，我们记住了；阿勒泰文联高先生，一直陪同我们采风，他和漂亮的哈萨克族爱人一起在车上舞蹈，送我们一车欢笑，大家记住了；吉林作家张先生，人称“幽默大师”，在车里当起红娘搭上了鹊桥，临时的“天仙配”，让我们忍俊不禁；风雨阻隔了我们去夏牧场的山路，我和作家格子撑一把伞，在泥泞的路上行走，引来前后羡慕的目光；还有“乐天派”小雷作家兴致勃勃给大家拍照留念，他把自己的诙谐和微笑，无私地分享留给同行的作家朋友；在中国西北第一村白哈巴，几个哈萨克族少年，神气十足，骑着骏马，把女作家东子团团围住，约她骑马照相，这阵势，吓得她“节节败退”，笑得我们前仰后合，这难道我们还记不住吗？

往往给我们记忆深刻的不是名山大川、美景如画，他们都是集体的、有共性的产物，不属于个体的独特记忆。有时最难忘的就是生活的点点滴滴，贴在我们身边的、亲密无间的东西。正像爱人常说的那样：现在生活好了，大鱼大肉、香车宝马，可我们什么都记不住，过去在乡下过的苦日子，让我们刻骨铭心，一辈子不忘，想起来有幸福感！

在新疆，我常常想起新疆本土作家刘亮程：他游荡在《一个人的村庄》里，空空的村落；他长篇小说《凿空》里空空的人生，有禅意、有沧桑、有悲凉，这种体验，我在新疆行走，有了切身的体味。

《题破山寺后禅院》有诗云“山光悦鸟性，潭影空人心”。人生就一段不长的路程，就如我们行走阿勒泰一样，回头看看，大部分时光都在空旷、苍茫和寂寞中度过，每个人面对这样的长长的空白，都束手无策。



行走北疆

——吉林省作家代表团赴新疆阿勒泰地区采风笔记续篇

丁利

晶等八大宝玉名石！

最令人震撼和敬畏的还是神钟山，又称阿米尔萨拉峰。一座神奇绝妙、状如倒扣石钟的花岗岩奇峰在额河南岸平地而起，相对高度351米，孤峰傲立，为阿尔泰山之最。神钟山犹如巨神插足碧水绿荫之间，头枕蓝天白云，显得巍峨神奇，变幻莫测。正由于有了敬畏，岩壁上才生长着白桦树、青松和西伯利亚云杉，雨过天晴，彩虹划天而过，景色十分壮观。登上山顶，极目远望，群峰巍峨，额河峡谷跃入眼帘，山脚下的额河水像翡翠一样在巨石间穿梭，绕过钟山脚，绝尘而去。每到秋季，神钟山峡谷两侧的红叶染红了整个峡谷，秋意盎然，好一派北国风光。

神钟山，警钟长鸣，究竟提醒人类什么？

可可托海大峡谷，走得愈深，愈心存的是敬畏。左右都是山之严峻，偶尔泛滥的支流，也会冲毁额河上的小桥、路边的花堤、河心的白桦。我们可爱的筑路养护工人日夜坚守，发现了就及时修补，保证小桥不被摧毁、花堤不被糟蹋、白桦不被击倒。敬畏不仅来自山，更来自于人心。我们的援疆干部，不远万里来到阿尔泰，他们也如峡谷里的筑路者、辛勤的守山人一样，有一颗宝石一样的心，舍小家顾大家，敢于奉献和牺牲，3年援疆路，一生援疆情。为什么？仅仅是爱的奉献吗？更重要的是他们心中有敬畏，对祖国大好河山、对辽阔的北疆、对援疆事业的敬畏，对新疆的山川河流和多民族一家亲的敬畏。

钟山作证、额河作证、白桦作证，敬畏永远！

空旷的长路

赴新疆启程前，我拿到一册精美的省作协赴阿勒泰地区采风行程表，一些我们未曾听到的地名出现在面前：哈巴河、布尔津、吉木乃……给人神秘和诱惑。

近10天的行程结束后，当我们飞回万里外的东北大地，再过10年，在我们记忆的库存里，还能有多少清晰的记忆，即使有，也是“白云千载空悠悠”。人之一生，